北风,飞沙走石

儿女的任性,疾病

梦魇撕扯的黑夜

无论倒下多少次

多少年了

不敢触碰

有刮骨的疼

天地间都已失声

锅碗瓢盆梨木案板

把每一个日子点燃温热

我挥笔如剑血肉横飞

却绕开最柔软的云朵

您是端坐我心头的神明

您的瘦骨敲碎了无数的风雨

是永远悬于我头顶的教鞭

母亲啊,一颗血泪喊出来

望闻听问切,用遍每一种方法

身体里装满了本草纲目

还是要绕过来绕过去

万物皆有难言之隐

清晨许多人爬出坟墓

坏死的那一部分隐去

遵守人间所有的规则

篮子里盛满新鲜的菜

放牧白云、大山和蓝天

整个人间都在自己的

没有比这更安静的地方

一声羊叫或者一声鹰鸣

从残墙的缺口站上堡子瞭望

一缕光将一处角落里的草

一根根仿佛刚刚出生的一样

它们已经存在这个世间很久了

也只是偶尔阳光西斜的时候

一声吆喝间晃动

便是最美的神曲

或倚着云朵小憩

照得闪闪发亮

在那里欢呼雀跃

感恩上天的福泽

很短暂地光顾一下

经过某个橱窗

连看都没看一眼

可是这不能阻止

就像人们逛街的时候

它们对光的欣喜和感动

接纳并合成体内的光 就像此刻,在这个寂静的角落

我们彼此明媚照耀

这个古老的城市

黑暗的凌乱的

起初有些害怕

可越走越亮堂

街道上成堆的土豆

人们身上朴素的衣衫

都在对我亲切的问候

仿佛我是来看望他们的

悬挂的廉价商品

多年的老亲戚

树为骨,藤为肉

树为了藤的依附

扭曲自己的形体

藤为了树的壮大

化身为甲

依着藤缠绕的轨迹

如欲伐树,必先毁藤

树高藤长,藤粗树壮

浑然一体,相依相存

芬芳的红茶入口

蔓延成苦涩,浸入骨髓

偌大的空间,只有我和你

变幻的灯光与心脏一起律动

在深夜的喧嚣中守候

将世界的声色光影

透过眼眸,让我看到

通通剥离

自己还活着

又开发了新的景点

它们有一百分的热情和善良

每天都有很多新闻冒出来

可我更愿意乘坐公交车

去一些狭小陌生的角莈

公交车几平挤不过去的地方

那里更像我所熟悉的人间

脸上的笑容都在闪闪发光

不用去看就能感受到金光灿烂

风景

(四川) 唐鲜玲

彩灯

其实我知道

阳光铺着万里河山

生活热气腾腾

吞咽苦水的喉咙轻声细语

用阳光清洗眼睛

组合关节

冻僵的蛇,陷阱以及远方

疾病仍无法根除

路上没有石头

难言之隐

牧羊人

一缕光

在风中发着天籁之音

您一生都在拼凑积木

清晨都是一次完美的出发

潮头拾贝丨

铜都时代的智慧組織

通过火焰 我看见你 以眼泪的形式 签谢火焰 剑呀 剑呀 铜都时代的智慧利无边

我们并不知道正是我们的双手 让铁飞起来 喧哗在人类的头顶 望着天空 我那么希望 它落下来 站上我们的双肩 构成我们信心的全部

沉沉的金属是我们生活的重量 如果金属代表一种精神 没有什么能够对峙的光芒 在天空 黄金 率领高贵的家族

木

树木衔接着折断骨头 告诉我 脊椎的船桅应取的姿势

树木作为第一个仆倒的人 运送对岸

一把锯子割开秋天 你无力面对那些寒的年月日 我们感恩的脸 久久偏向树木 在那上面 有我们早已回不去的家园

久远年代的树木 以漆黑的方式呈现 这让今天坐火边的人们 能听见森木噼驳脆响 所有剪刀高悬于树木的头顶 它的张合 开始了一种古老的秩序 而树木依旧站立

一群头戴荆冠的子民

水

智者 在水边 我总看见你 看见你用警句打捞倾覆的船只 泊水的人为水所伤 他的歌啸撩动了整个沙漠的渴意 水是距离 从来就不曾有人真正渡流水 水边的屋顶下 头顶巨罐的少女通体明亮 住在树上的果子和鸟 在秋天里 为水歌唱

水熟悉我身上污点 水让我洁净如初 这溺毙的我送回岸滩 把些水中之水 教导我如水草站立

我的一生将追随流水 在没有鸟也没有树的山上 我再一次恳求水 与我们的骨殖一道 留在土里

火

在暗夜里厮守我们 让人群成为城市最初的形状

埋在里 喂养了炊烟和精神 我们干燥的心房 珍藏细小的一粒 在寒冷追踪的路上 用来烘烤久经梅的家园

我们失血的脸 传递着 对火者的敬畏 坐在泊水的船里 我们目睹森林和宫殿 一并焦糊

火一经点燃 就永远不会熄灭 我们将从它灼灼的光焰里 判别人与蹄类的动向

是土 收留了第一批石器和播种者 用最柔软的善意 盖上他们的呼吸

优秀的士 塑造瓷器的士 总把壮硕的冬天

土意味着粮食 憔悴的士 我在炮火下遇见你们 听见你的深层 藕节和手臂断裂的声音 但没有一块铁经见了土的死亡 铁只能选择烂掉 或迷离 土是孕床和归宿 它在高处宽恕我们

把我们谢罪的头破颅 紧紧拥在怀里 土的深思我们无力偿还 那愧对黄土的人 把他们羞赧的脸悬挂在 归家的路上 土地的大地上遍开鲜花 那是另一群我们



叫一声母亲

潮头私语

转角,落寞多少离情…… ■ (重庆)李瑛

打开空间, 耳边立即响起哀怨而又翩翩 云绕的音乐,听雨叩击窗户的声音,愁肠百结 的歌,啪啪的雨滴,心里很沉,很酸,很碎,痴 迷于它们的低回婉转,如泣,如诉。

关了手机,也反锁了房门,就这样一整天 地不说一句话,好像世界不再属于我,也好像 我不属于这个世界。躲在音乐茶吧,躲在只有 自己才能听懂的二胡独奏中再也不想出来,

也不肯出来,一遍又一遍,跟着它的旋律行 走,与其说在走,还不如说是游是荡,不知道 自己该走向哪里,又走到了哪里?放眼阳台以 外的城墙楼阁,本应是这座城市最亮丽的风 景,然而此刻,我怎么也看不到它们比我这心 绪更美丽的某个地方,江面,倒影点点,似辉 煌的灯火闪烁,又似黯哑的昏黑摇曳,有些微 弱有些依稀。我和我的哀怨,纷纷从窗口飞了

出来,弥漫了雨的整个天空,雨的整个大地, 弥漫了天空和大地的每一个角落; 二胡长长 的弦,揉得完全就是呻吟,声声锤打在已经疼 痛的心间,掩捺不住的悲郁、凄凉,给这样的 我,给这样一个静夜平添了份肝肠的神伤。夜 空下,涌动着空旷跟虚弱,还有千般无助,在 寸断的悲歌声中,往事,如细雨般飘流,又如 狂风般敲打,渐次地,狠狠地裹紧了千疮百孔

此时,江对面广场没有了嘈杂,也不知是 在什么时候,惹人厌烦的喧闹停歇下来,扔下 一片死寂在夜雨中静默,贪恋夜生活的男女 老少,形成一股毫无倦意的人流,正三三两两 说着笑着,撑着各色雨伞匆匆离去,在带走欢 快和满足的同时,总也不会忘记把孤独留下, 留给只能与孤独作伴的孤独的人,因为,雨夜 的不期而至,是诱惑殇人掉进思念的陷阱,它 狰狞着吞噬往昔的所有的回眸;闭上一双早 已布满血丝的眼睛,细数一起走过的日子,罗 列你那男孩子特有的霸气,我的骄横的顽劣, 疲惫不堪的我只得向天借来一片云彩,精心 编成串串精美风铃,尽量装满你的影子,在有 风的夜晚,它就响成动听乐声,任过去的思绪 流连,不再消失于夜色的无边无际。以风铃为 准向,去寻找自己心灵深处的另一种声音,在 孤独的转角,听孤寂的心跳,听年轮逝去的心 音, 听那日渐模糊, 或许不再清晰的情的故 事,也许,但凡多情过客都难逃这种劫数,又 都不得不在有风有雨的夜里遗忘了自己,正 如扬起的漫天风尘,横扫所有记忆,又如一夜 秋风,席卷漫天残叶……

窗外,夜雨照旧噼啪地下,应合窗内的如 诉如泣,把漫漫长夜唱得更加悲切,更加心 碎,怀了一腔深情与不舍,禁不住长泪横流, 拉长了渐次佝偻的身影,我还得孑然蹒跚,蹒 跚在即将忘却的那个荒园,然后挥挥手,转身 回眸之间,消失在迷蒙的,夜的浓色中……

你来,春天就完美了

■ (四川)张国燕

随着三月下的那场杏花雨,魔都的春季 才算是真正地来临。天依旧黑得早,亮得早, 撤开夜幕,天边泛起鱼肚白的时候,大多数人 都还迷醉在睡梦里。春寒料峭的气候,披上外 衣才敢出门。

宿舍楼下的花开得盛,大朵大朵的绽放 在青春里,地上堆有昨夜雨滴打落的花瓣。美 好总是很短暂,宛如季风,只吹那么一阵,唯 有落才是花的宿命,谁都留不住。感慨一番后 继续向前,穿过食堂便是一条林阴小路,风儿 摆着棉白的柳絮,伸手去接,却一粒也握不 住。

操场上是早起锻炼的同学, 她们肆意 奔跑着,展现着年轻的姿态,样子美极了。 透过操场铁面网看出去, 可以看到杏林, 杏花已经落完了,换上的是一片嫩绿,小 芽儿从乌黑的枝干间冒出额头。花季的时 候,同学们都喜欢过来拍照,现在却无人 问津。等秋季来临,它们一定会长出最甜 美的果实吧。

惊蛰已过,百草园还是一片沉寂,本来平 时是蛮热闹的,今日来得太早,有些瘆得慌。 一只正在啄食的翠鸟被脚步声惊飞了, 暗长 的掠影在天空中划出一道苍白弧线,显得有 些孤单。涓涓的细水敲打着青石板,在宁静 里,声音显得格外清凉。

春生夏长,草药也在疯狂地延伸着藤蔓, 车前、锦葵、泽漆,数不胜数。这样美好的景 色,一个人看,始终觉得可惜了,但是谁又能 奢求谁的陪伴呢?我们就像草药,虽然在共同 地生长,但是谁长得更葱郁,还是得看自己吸 收了多少养分。

每每这样一个人"触景生情"的时候,就 总是爱想起小时候的那些玩伴。在那个无忧 无虑的年纪, 放学后跟着小伙伴一起去田埂 上采野花,学大人煮饭的模样,把各色的野花 当做菜,做起烹饪的游戏。趁着风,我们会把 手工风筝放得超级高。会受伤,但是很幸福。 每当缕缕炊烟弥散在晴空之上时, 就知道家 长马上要喊孩子回家吃饭了。

那样的时光很美妙,日子过得舒坦,笑得 很开心,好像做什么都不是一个人,总是有三 五成群的小伙伴绕着你转不停。但是那些放 肆的欢笑终究会被春风荡去,那些爱了很久 的人还是会在青春的某个拐角处没有缘由地

小时候对于季节的更替并没有什么概 念,只是随着气温的变换,大人给增减衣物罢 了。但是长大之后,愈发能感受到各个季节的 症候,冬天的雪花烂漫,春天带来些许暖意, 夏夜明净清新,秋风习习。每一季,都脉脉含

这是我离开故乡的第一个春天,曾经,我 以为故乡的春一定是这地球上最美好的春 天,我以为城市森林有不起春天,但是造物者 的手法实在是高明,让人惊叹。它不仅能创造 出各种姿色的春天,还能悄悄地把两个相隔 几千公里的地方联系在一起, 真是太懂游子 的心了。你看那只那南来北往的燕,说不定就

若哪一天,故乡的小伙伴们能托春来鸟 给我捎个春意,魔都的春天就完整了。

校园新苑

让感恩成为一种习惯

■ 四川南充建华中学高二七班 段嘉渝

有谁不向往春暖花开的世界? 但是又有 谁能让春天永驻呢?只有自己把握命运,完善 命运,即使在风霜雪雨的世界,内心也会春暖

他们为何能在风霜雪雨里快乐地生活? 是因为他们心怀感恩。感恩父母给予了生命, 感恩山川湖泊给予新鲜的养分, 感恩生活给 予了勇气。只有拥有了一块心灵的净土,才会 在自己的心中种下了一片春暖花开的种子

而感恩常常是与知足联系起来的, 要想

学会感恩,必定先学会知足,知自己所有,知 别人所无,方能常乐。感恩自己所有,感恩自 己所能,方为真善。

而现在的很多人却不懂得知足,不懂得 感恩,又常常抱怨自己痛苦,可抱怨又会使自 己更加痛苦,越痛苦就越抱怨,这样无限恶性 循环,让自己越陷越深,到最后以寸步难行的 结局而告终。

其实,仔细想想,有什么事能够让我们痛 苦呢? 是繁琐的学习? 是繁忙的工作? 还是平 淡无味的生活? 如果感觉很累, 就应该感谢自

己有一张床;如果感觉很饿,就应该感谢还拥 有面包;如果很冷,就应该感谢初升的太阳。 只要心中有花,哪里都是春天。

但是乐观的生活并不是不思进取的借 口,而是每天都过得充实的动力,在充实中快 乐地生活,在快乐中感恩。

让感恩成为一种习惯,看似平淡的一句 话,有多少人能够做到? 忙碌的工作生活中, 我们也许在仰天痛哭时早已忘掉"感恩"这个 词。但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可曾想过: 我们是否应该感恩在生命的运行中给予成长 的阳光雨露?

春暖花也开,春去花也谢,世界上永远不会 有常开不败的花。学会感恩,在心中种下春暖花 开的种子,最美的阳光就会普照世间,那片哺育 我们成长的大地不是春光,也胜似春光。

够得到全社会更多的爱,让我们一起健康、快 乐地成长!

给留守儿童一个快乐的童年

■ 辽宁省鞍山市钢都小学五年级七班 朱俊熹

童年,应该是一艘载满快乐的小船,行驶 在无忧无虑的平静的海面;童年,应该是一只 被吹响的柳笛,回荡在开满鲜花的绿色山谷; 童年,应该是一匹肥壮的小马,自由地驰骋在 绿草覆盖的辽阔草原……

童年,我如此珍爱,珍贵的童年,充满了 我无穷无尽的幻想和期待。都说人生有梦才 算美。的确,我们都梦想幸福,梦想快乐,梦想 一切美好的事物。

我生活在城市,我也同样梦想乡村,梦想 那诗意,绿色的田园生活。暑假,我缠着爸爸 带我回农村老家。那里对我来说,是一个令人 心向神往之的地方。一路上,火车疾驰,车窗 外有一望无际的田野和遍地盛开的野花。空 气像被过滤了一样, 散发着泥土和新鲜植被 的气息。吸一口,沁人心脾。我心想:乡下可真

可是到了村子里,四处静悄悄的,这可有

点儿出乎我的意料。人都去哪儿了呢? 跟着爸 爸从村头走到村尾,我们只看到一些老人和 孩子。那些孩子的眼神起初看起来有些茫然, 见到我们,却喜出望外,好像寂寞了很久似 的。爸爸说:"村子里的壮年男女都外出打工 赚钱去了,每年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回家看 看。在中国,目前有900万留守儿童。他们思 念自己的父母,每天都在期盼中生活。"是啊, 同样作为儿童,我深深地理解,我们的成长, 需要的不仅仅是金钱和物质, 更需要的是家 长的呵护与陪伴。

就在我深感到自己生活幸福的同时,我 的心中忽然就生出许多伤感,为那些可怜的、 孤独的,同时与我相仿年纪的孩子。

如果每一个人的心中都可以有一个梦 想,那么,我愿意把我的梦想托付给白云,带 到天上。祝福全中国的留守儿童,祝福他们有 ·个温暖、完整的家,有一个多彩的童年,能

本版稿件在《大周末》网(http://www.gcxh.org.cn) 和《潮头文学》公众号同时刊发



唇角的一丝轻笑 足以证明泪腺早已干涸 是一个人间天堂啊! 鼻腔中溢出的液体,也只是 茶杯上的点点殷红